



从维熙

中篇小说卷

从维熙文集 ⑥

大墙下的红玉兰

Collected Works of Cong Weixi

从维熙 著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墙下的红玉兰/从维熙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8.2

(从维熙文集)

ISBN 978-7-5559-0436-6

I.①大… II.①从… III.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4369 号

大墙下的红玉兰(DA QIANG XIA DE HONGYULAN)

选题策划 陈 杰 杨 莉
项目统筹 张 娟 杨 莉
责任编辑 张恩丽
书籍设计 吴 月
责任校对 梁 晓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3
字 数 299 000
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6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-65957864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大墙下的红玉兰____ 3

远去的白帆____ 70

第十个弹孔____ 163

电影剧本

大墙下的红玉兰____ 223

第十个弹孔____ 306

附录

关于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答读者____ 387

论从维熙作品中的花____ 393

我写维熙____ 398

魂去来兮____ 404

中篇小说

大墙下的红玉兰

民间传说：日食是天狗吞日的时刻，在这个时刻里，天地混沌，鬼魅横行……

中国历史上出现日食的年代，在大墙下面，发生了这样一个悲恸的故事……

一

“你就住在这儿。”

身材结实得像树墩子一样的老犯人，指着监房大炕上约有六十厘米宽的空隙，对身旁的新犯人说。这个老犯人说话的口气是严厉的，声音里虽然掺杂了老年人的沙哑，但叫人听起来，仍然像军官对士兵下着不可争辩的命令。

也许是由于老犯人冰冷而沙哑的话音刺激了这个新犯人的中枢神经，使这个刚刚入监的“新号”略带一点吃惊的神色回过头来，仔细地端详这个劳改犯中的带班班长。老犯人有五十七八岁的样子，长得高大魁伟，虎背熊腰。他脸膛红中透紫，颜色就像山洼里九月的山桃树皮；月牙形的扫帚眉包围着那对不大的眼睛，眼帘时而闭合，时而张开。当他眼帘闭合时，眼圈周围的肌肉松弛下垂，显示出他已经是个

老者；当他眼睛睁开时，老态顿然消失，两个微微外突的眼球闪出刀锋似的眼光。

“这个家伙，一准是个杀人犯！”新犯人暗暗揣测着他的顶头上司，“看他那双眉毛，那么长，简直像个古玩店里的‘寿星佬’……”

新犯人无声的目光，马上引起老犯人的反感，他大声呼喊新犯人的名字：“葛翎！发什么愣，还不快点放下行李，跟我去领你的劳改服，上工地去打东方！”老犯人两只不大的眼睛瞪得溜圆，瞳孔里跳出微怒的火星。

叫葛翎的新犯人，把肩膀上草绿色军毯裹着的行囊放在炕上，仍然有点好奇地望着这个劳改犯班长。因为他听出这个老犯人的口音，也是河北冀东人，很想和他攀谈两句，但是，老犯人那对冒火的眼睛已经告诉他，再多说一个字，都是属于废话了。于是他开始解行囊上的绳子。

他感到十分疲倦。押送他来劳改队的吉普车，不巧在半路上抛了锚，一个年轻的民警，伴着他徒步行走了七十多里。黄河之畔的茫茫尘沙，肆无忌惮地扑打在他的脸上。他的鼻孔、耳洼，甚至连睫毛上都蒙盖着一层黄尘，汗滴顺他脸颊淌下来，留下的条条痕迹，就像蚯蚓爬过沙丘那么清晰深邃。特别是汗碱板结在一起的棉裤，硬得像把三棱刮刀，磨破了他在土地改革年代留下的一个弹痕，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。送他来劳改队的年轻民警，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状态，竟充当了这个新犯人走路的拐棍，在通向劳改农场的风尘驿路上，先替他背着行囊，后又架起他的胳膊，直到快到狱政科办公室的门口，才把行李给这个新犯人背在肩上，并悄悄耳语了几句：“葛处长，您也许不记得我了，我在公安学校毕业时，是您在警帽上给我们别上的国徽。”他看看左右没有人，眼里忽然冒出泪花，“这个年月，您可要多多保重自己

的身体!”说着,把一块新手绢塞在葛翎手里,“擦擦脸上的尘土吧!您成个土人了!”

葛翎很想把年轻的公安战士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手里,但他看见了监狱的两扇铁门,看见铁门旁边的高大围墙,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,他怎么能使自己的感情贻害这个年轻的公安战士呢?!

老犯人把他带进铁门,随着那两扇铁门的关闭,葛翎的心紧缩了一下,他感到他真的是一个囚徒了。历史——多么不可思议,又多么严峻无情:一个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入党的共产党员,一个从朝鲜战场上复员到省公安局的负责过预审和劳改工作的干部,竟然被历史的旋风卷进监狱。一个掌管国家专政工具的领导干部,瞬息之间变成了专政对象,被装进他曾多次视察过的牢房,连这个“死缓”减为有期徒刑的老犯人,都对他发号施令,对他实行专政了。

葛翎是个不爱动火气的人,但他从迈进牢房的第一秒钟,凭着一个老公安干部观察事物的锐敏,就感到了这个老犯人的潜在敌意,六十厘米——比其他犯人几乎窄上一半的地盘,似乎早就给他准备好了,而且不许他喝口水喘口气,就叫他马上到工地去开冻方,剥夺了一个新入监的犯人应有的休整时间。葛翎本想用党的劳改政策质问这个老犯人几句,但长途跋涉的劳累,使他不愿意再说一句话,他军毯上的行李绳没有解完,就靠着行囊闭合了双眼。

“这儿不是休养所,是劳改队!”老犯人对着葛翎吼叫起来。

葛翎没有回答,强烈的睡眠欲望占有了他,他甚至没有擦擦脸上的泥土汗渍,便发出轻微的鼾声。

“葛翎——”老犯人沙哑的喊声,猛然高了八度,“你刚来就怠工,会上要对你加温!”

葛翎的头歪垂下来,干裂的嘴角淌出口水,他睡熟了。

“你是哑巴,还是聋子?”老犯人索性对着他的耳朵喊叫起来。

葛翎这张被尘埃遮盖的脸,毫无反应。显然,他已经疲惫不堪,就是耳旁响起九天惊雷,也不能赶走睡魔。这,只有经过漫长风尘驿路的跋涉者,才能理解这片刻憩睡的宝贵。

如果换另一个犯人,遇到这样的场景,也许会把葛翎垂在炕沿上的那双腿抱起来,安详地放在炕上,给他盖上被子,叫这个“新号”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上一觉,然后,带他到监房之外的工地上,投入劳动中去;但这个长着扫帚眉,脸膛紫红得像山桃木一样的老犯人,似无这点起码的良知,他像一个久猎未获的猎手,突然寻觅到一件最心爱的猎物那样满足,那么开心。他皱着月牙形的扫帚眉,凝视着葛翎额头上的一道道皱纹,凝视着葛翎斑白的两鬓,嘴角情不自禁地浮起一丝冷笑:“你老了,我也老了,真是冤家路窄,想不到在这儿又见面了……”

其实,老犯人之所以能认出三十年前这个对头冤家,并不是凭他那双鹰鹫般的锋利眼睛。按他自己的理解,这完全是一种天意支配,给他带来的这次历史性的巧遇。

今天早晨,天刚微亮,犯人的起床钟声还没响,监房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。这时突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,把这个犯人带班班长惊醒了。更叫他吃惊的是,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劳改队的队长,也不是狱政科的狱政干事,而是由狱政科长刚刚荣升为劳改农场政委的章龙喜。这个五短身材、脸上带着一点浅麻子的权威人物,手电筒的光没对准别人,偏偏对着他的脸。老犯人心里打了寒战,不容他多想什么,撩开被子,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,他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短裤,低垂着头,瓮声瓮气地问:“您……是找我?”

章龙喜经常用手势代替语言,以显示自己的威严,他用头向房外示意了一下,老犯人匆忙地穿上犯人的灰棉袄棉裤,便跟随着这个年

轻的政委出了监房。他一边走一边心里打鼓：“老天！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！政委是劳改场的头号人物，天还这么黑，找我这个劳改犯干什么？一准是我带领的犯人班里，出了大事……”老犯人想到这个，头上冒出冷汗。

谈话是在岗楼之下警卫取暖的小房子里进行的。章龙喜坐在凳子上，叫老犯人坐在远离他的墙角的小板凳上。老犯人最初不敢落座，章龙喜瞪了他一眼，老犯人才笔杆条直地坐在小凳子上。他用一双探索、恐惧的目光，望着政委，等待着响在他头顶上的霹雳。

“马玉麟！”章龙喜习惯地把尾音挑得很高，“麟”字听起来就像“银”字的声音，“你刑期还有几年？”

“八年，到1984年刑满！”老犯人声音颤抖得像松了股的弦子。他忽然想起应当说几句感恩戴德的话，便补充说：“……我历史上当过还乡团、红眼队，从死缓改为有期，我从心里感谢政府宽大。”

“好嘛！应该努力争取。”章龙喜做了个肯定成绩的手势，“你们这些历史上的罪犯，应当注意政治，我考问你一下，当前最大的政治是什么？”

老犯人想起天天报纸上刊登着“同走资派做斗争”的文章，监房里晚上读报也常常学习这些东西，便想回答：“走资派在搞复辟！”但话到嘴边卡住了，他怎么敢妄谈“走资派”？“走资派”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……老犯人舌头一拐弯，像背书那么熟练地回答说：“遵守政府法令，执行监规纪律！”

老犯人的话才落音，章龙喜刚才做手势的那只手便狠狠拍在桌面上，一个茶杯盖被震得从杯子上掉下来，滚了几圈，从桌上滚到地上。老犯人看见章龙喜动了肝火，忙从小板凳上欠起身子，捡起那个杯子盖，颤嗦嗦地改口说：“不！当前最大的政治，是同‘走资派’斗争！”

章龙喜脸涨得像猪肝,红得连几颗浅麻子都看不见了。要是老犯人离他很近,他那只巴掌早就打在老犯人的脸上了,可是老犯人离他还有两米多远,他站起身粗粗喘了几口气,只好又坐在椅子上。

老犯人吓得面色苍白,把杯子盖放在桌角,不敢再坐在小板凳上,便弓下高高的身腰,在章龙喜对面像虾米一样低垂下头,嘴里喃喃地说:“章科长,不,章政委!‘走资派’要复辟是当前最大的政治!”

章龙喜恼怒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,扔给老犯人:“你看看,这上面是什么?”

老犯人捧到手里,看了一眼,脸色便由白而红。天哪!这是一张减刑书。上面写着:罪犯马玉麟,由于认罪守法较好,学习积极,减刑五年。下面盖着劳改农场狱政科的公章。老犯人两只手激动地哆嗦起来,他是多么想给章龙喜跪下磕一个响头,但是章龙喜伸出手,把这张减刑书从老犯人手里面拿了回来,老犯人先喜后惊,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,像个乞丐,眼巴巴地望着又飞回到章龙喜手里的那张纸片。

“你还想拿到这张减刑书吗?”章龙喜用眼角瞥着老犯人说。

“愿意。政委,我坐了二十六年牢了!”

“你政治学习不及格,回答问题吞吞吐吐。不过,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……”章龙喜沉吟了片刻,压低了他那双淡淡的眉毛,说:“看你敢不敢和‘走资派’斗争!”

“这儿都是……犯人,章政委!没有……”

“今天下午要押送一个‘走资派’来,这是个‘三料货’,既是‘走资派’,又是‘还乡团’,还是个猖狂地反毛泽东思想的‘现行反革命’——”章龙喜一口气甩出去三顶帽子。

“还乡团?”老犯人敏感地联想起自己的身份,他简直蒙住。

“他是70年代的‘还乡团’!”章龙喜解疑地告诉老犯人说。

“和你这个解放前的还乡团打过交道,我查了你的档案,你们是老相识了,所以把他编在你的班组里。”

“他叫……”老犯人惊愕地望着章龙喜。

“葛翎。省劳改局狱政处处长,典型的‘走资派’‘还乡团’‘现行反革命’!”章龙喜索性向老犯人亮了底牌,挑着高高的尾音命令老犯人说,“马玉麟!严管他的任务交给你,出了问题我担着,下去吧!”

老犯人张开的嘴巴合拢不上了,他自己不知道是怎么走出屋子来的。但刚出屋子,章龙喜就追出来,把那张减刑的裁决书交给了他,并含蓄地告诉老犯人说:“不要怕这个新‘还乡团’。你还有三年就可以刑满就业,而这个‘现反’在法律上没有刑期,就意味着是无期徒刑,大墙围起来的监房就是葛翎的坟地。”章龙喜这一串话,声音虽然压得很低,但灌到老犯人耳朵中去,比得上一串炸雷。他愣愣地站在那里,目送披着蓝棉大衣的章龙喜出了大铁门。

老犯人像是喝醉了酒,蹒跚珊珊地走向监房。一路上,他强抑着这突然的召见给他带来的惊喜,多少往事都被“葛翎”这个名字勾了起来:他家业的兴衰,他在解放前夕的奔逃……人世间的事真难想象,当年震响冀东的土改工作团团长,会跟他住到一间牢房里来,而且要受他的严管!他手里摸着的那张减刑的纸片,告诉他一切都是真的,他快要出监房了,葛翎坐牢一直要坐到断了最后一口气。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……老犯人想到这里,挺直了佝偻着的身腰,顿时感到腰杆子粗了许多,像一下年轻了十几岁。

世界上有一种讨厌的水生动物,叫作蚂蟥,它的本能就是靠吸吮人血养活自己。用这个动物来比喻老犯人是非常恰当的,在专政的大墙之下,慑于专政的威力,他像蚂蟥一样蜷缩起来,把它吸血的吸盘藏在腹下,一旦外力消失,它立刻像蟒蛇一样伸直了腰腿,亮出尖尖的吸

盘,吸吮人的鲜红血液——何况,这个老犯人有权威人物撑腰,而来到他嘴边的正是他的对头冤家呢?

他不想再白白浪费唾沫,用嘴来唤醒葛翎,那双扫帚眉下的小眼睛,盯在葛翎垂在炕沿的小腿上,他看见葛翎被板结的棉裤腿擦破了的那块伤疤,便轻轻走过去,用那双鲇鱼头的劳改鞋,轻轻踢了一下。果然,这个办法很见效,葛翎因疼痛而睁开双眼,一挺身站了起来,一边用手捂住滴血的伤口,一边大声地问:“这是……是怎么了?”

“我不小心,碰了一下!”老犯人半阴半阳地说,“不过,这也算歪打正着,喊不醒你,碰一下倒醒过来了!”

葛翎用手绢擦着因疼痛而滴落的汗水,有点被老犯人的态度激怒了:“你叫醒我干什么?典型的‘狱头’作风,要是……”葛翎本想把这句话说完:“要是昨天,我看见你这样的‘狱头’,马上赏你一副手铐!”还说什么呢?他今天已是特殊的犯人了,便把后半截话吞进肚子里去。

老犯人两眼瞪得溜圆,但嘴角还挂着微笑,说:“劳改处处长!这地方是监狱,是龙你也要盘起来,是虎也得给我趴下!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是劳改处处长?”葛翎一怔。

老犯人一笑,两眼眯成一条缝:“忘了你坐着吉普车来视察监狱的时候了?真是贵人多忘事!走吧,处长!引黄工程土方工地,又多了一个高等劳动力!”

葛翎再不想和这个老犯人多啰唆了,把擦汗的手绢往伤口一扎,拍拍身上的尘土,跟老犯人出了监房。

片刻之后,葛翎已经穿起一身灰劳改服,劳改服的前后胸上,像运动员印着的符号那么鲜明,上边印着两个大字——劳改。

二

1976年的早春冷得出奇。黄河之滨的河套低洼地带,属于不易上冻的盐碱土质,但在这年早春,居然上了大冻。

天上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,像筛面的铁丝罗一样,旋在大地的头顶上,筛下来零零落落的雪花……葛翎走出高大的狱墙,冰冷的雪花飘打在他脸上,他一连打了几个冷战,立刻感到精神了许多。

约莫有二里地远的盐碱滩上,巨大的引黄工程正在进行。穿着一色灰的地段,是劳改犯挖掘的工地。穿着五颜六色斑斓多彩服装的,是临近黄河各县的男女民工。葛翎对这个工程的全部情况十分熟悉。1975年落实毛主席“三项指示”的时候,葛翎从五七干校调回省局原来的工作岗位上。他建议省局调动劳改场的全部劳改犯,参与这项伟大工程的开掘,叫这些犯过各种罪行的罪犯,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,改造主观世界,逐步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但他没有想到:几个月之后,他被戴上“杀回来的还乡团”铁帽、反毛泽东思想的“现反”钢盔,成为一个特殊的劳改犯,穿起灰衣裳来到犯人的地段,参加开掘工程。看见千军万马、熙熙攘攘的工程气势,葛翎那双一瘸一瘸的脚,马上来了力气。他走得比那个老犯人快,把老犯人甩在身后七八米远。他很了解这个工程的深刻意义,引进黄河水,改造盐碱滩,这儿能开出几千亩稻田。对于造福子孙后代的活儿,一个革命者怎么能吝惜血汗?!但当他投入那灰色人流中间,拿起一把丁字镐,准备打冻土时,老犯人攥住他的手腕并冷峻地对他说:“劳动有分工,你的任务不是用镐刨这层冻土。”他把下巴朝两边高高的堤坝伸了伸,“你的分工是抬泥,明白了吗?”

这是一条“U”字形引水大渠,宽二十米,犯人们用抬筐把渠心的泥土像蚂蚁搬家那样往两旁高堤上抬。年轻力壮的犯人,在寒风中光着脊梁,嘴里叫着号子,沿着六十度的倾斜土坡,抬着帆布做成的泥兜,向高堤上登攀。年纪大一点的老犯人,有的在渠心用铁锨往泥兜里装泥,有的在前边挥镐打地皮冻,有的在堤上平整抬上来的泥条,但是这个犯人班长,却命令葛翎去干年轻犯人干的累活。

葛翎在五七干校劳动了好几年,一眼就看穿了老犯人心里的鬼胎,这是给他面前准备了一双小鞋。葛翎虽然年过了五十五岁,并不怵脏活累活,可是他小腿上那个伤疤正在滴血,殷红的血透过了那层包扎的手绢。葛翎倒真正有点为难了:他该怎么回应这个挑战呢?

周围的犯人,看见班长带来一个“新号”,都停下手中锹镐,像看刚下轿的新媳妇那样盯着新来的葛翎。葛翎耳旁甚至听到了犯人的低声私语:“怎么和劳改处处长长得一个模样?!”他沉静了一下心思,不想在犯人面前流露出一丝懦弱,便扔下手中的铁镐,没有弯腰去抬身边的扁担,只用那只好脚脚尖轻轻一勾,便把扁担拿在手里,喊了声:

“我和谁抬!”

显然这纯熟的劳动动作,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硬铮铮的回答,发挥了作用。大渠工地上沉静了片刻之后,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犯人,有人朝葛翎挑起拇指,有人还喊开了:“这个‘新号’不是个雏儿,是个——”喊话的那个人,朝天空指了指。犯人们抬头一看,一只老鹰正在灰蒙蒙的飞雪的天空中展翅翱翔。

有几个上岁数的犯人,为葛翎向犯人班长求情了:“马班长!‘新号’头发都白了,叫他干抬泥条的活儿——”

老犯人突然皱起那双扫帚眉,那几个为葛翎说话的犯人立刻闭住

了嘴巴,就像他两条眉毛是两把尚方宝剑,对犯人们起着威慑力量,工地上立刻变得鸦雀无声。

老犯人向渠底吆喝道:“大龙——”

从渠底蹿上来一个赤臂露胸的汉子。他有着扇面形的宽肩,胸脯上那两块结实的肌肉,颜色就像枣木案板,紫油油地闪着亮光。这个体型简直是雕塑家难以找到的模特儿。但美中不足的一点,是大胸肌下面靠肋骨的地方,有一块细长的刀痕残疤,破坏了浑然而和谐的人体健美。他规规矩矩地向老犯人答了一声:

“有!”

“你和这个‘新号’往堤上抬泥!”老犯人低声地下着命令。

这个壮得像公牛一样的年轻犯人,抬抬眼皮,看看他面前站着的是个满脸皱纹的老者,难为情地摇摇头,用流氓的习惯语言对老犯人说:“怎么给我配了个‘老帽’?!”

老犯人也选择最肮脏的字眼,回答这个年轻犯人:“真是有眼无珠!你跟我说过,你们‘五龙一凤’被拘留时,有个最厉害的预审科长……你看看你对面的人是谁?”

叫大龙的年轻犯人,梗起他那粗壮的脖子,认真打量起葛翎来;葛翎也情不自禁,朝这个公牛一样的汉子望去,四只眼睛对视了足有好几秒钟。

“嗨!是老‘雷子’?”年轻犯人那对充血的目光,望着葛翎灰棉袄上“劳改”两个紫色铅印的大字,嘴角闪出幸灾乐祸的嘲笑。

葛翎也立刻分辨出来,这个肋骨上挂着刀痕的犯人称俞大龙,是“五龙一凤”流氓集团的老大。50年代末期,葛翎在预审处当科长,他亲自审理了这个扰乱社会治安的流氓犯罪集团,并给予了最严肃的处理,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,把他们扫进“时代的垃圾箱”。今天,在引